

汉语三音节的产生动因及其生成机制



姜锦琳*

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山东威海 264209

摘要: 本文讨论了汉语三音节的产生动因及其生成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三音节语音段落的韵律模式 2+1 式和 1+2 式的生成规律。汉语三音节的产生是语义表达需要和语言经济性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汉语双音化, 导致比词高一级单位的表达形式通常会超过两个音节, 多音节的出现是因为语义表达的需要, 三音节词的优越性在于, 比双音节拥有更高的语义丰富度, 比四音节更经济。汉语三音节的生成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生成三音节; 一种是由四音节压缩生成三音节, 压缩的原则为谁承载的信息量越大, 语义越丰富, 越不倾向于被压缩, 谁承载的信息量越少, 越容易被压缩。在三音节名名定中结构的生成过程中, 由于中心语位置上的名词承载的信息量相对较少, 所以优先被压缩, 因此三音节名名定中结构的 2+1 式远远多于 1+2 式, 而在三音节动宾结构的生成过程中, 前面的双音节动词承载的信息量少于其后的双音节名词, 所以优先压缩前面的双音节动词, 因此三音节动宾结构中 1+2 式远远多于 2+1 式。

关键词: 三音节; 韵律模式; 生成机制; 压缩

DOI: [10.57237/j.cll.2023.04.002](https://doi.org/10.57237/j.cll.2023.04.002)

The Motivation of Chinese Trisyllables and Their Generation Mechanisms

Jiang Jinlin*

College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26420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tives for the generation of Chinese trisyllables and their generative mechanisms, and analyzes the generative laws of trisyllabic rhyme scheme 2+1 forms and 1+2 forms on this basis.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trisyllables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the need for semantic express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linguistic economy. Due to the bisyllabif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expression form of the unit above the word usually exceed two syllables, and the superiority of three-syllable words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richer semantics than two-syllable words and are more economical than four-syllable words. There are two ways to generate three-syllable words: one is to generate three-syllable words directly; one is to generate three-syllable words by compressing four-syllable words, and the principle of compression is that the ones that carry more information are not easy to be compressed, and the ones that carry less information are easier to be compressed. In the generation of three-syllable modifier-head structures, the two-syllable nouns at the back are prioritized to be compressed, so there are far more 2+1 forms than 1+2 forms; while in the generation of three-syllable predicate-object structures, the two-syllable verbs at the front are prioritized to be compressed, so there are far more 1+2 forms than 2+1 forms.

Keywords: Trisyllables; Metrical Patterns; Generative Mechanisms; Compression

*通信作者: 姜锦琳, 1027101114@qq.com

1 引言

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三音节形式，三音节为何会产生？其生成机制是怎样的？关于这些问题，学界鲜有讨论，但是对于三音节语音段落的韵律模式 2+1 式和 1+2 式的生成规律，即单双音节的组合规则，却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吕叔湘最先观察到这一问题，他讨论了音节与汉语的句法组合之间的关系，发现三音节的语音段落大多数是 2+1 组合或 1+2 组合。并且定中结构的 2+1 式（如“动物学、示意图、手表厂、煤炭店”）比 1+2 式（如“皮手套、纸飞机”）多得多，而动宾组合是 1+2 式（如“读报纸、演戏剧、买东西、写文章”）远远多于 2+1 式（如“吓唬人、糟蹋钱”）[1]。对此，柯航专门统计了《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她发现，三音节动宾结构词语共有 531 条，其中 1+2 式动宾 515 条，2+1 式动宾 14 条，转换为百分比后，1+2 式占 97%，2+1 式占 2.6% [2]。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格式的规律。

关于动宾和定中结构的单双音节组配规则，吕叔湘先生的研究是后来诸多学者研究的起点，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或全面或部分的论证，目前学界有三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建立与句法相关的韵律理论，讨论韵律规则对句法结构的制约。端木三提出辅重原则，认为句法上辅助成分要重于核心成分，但汉语的重音表现并不明显，所以，他认为辅重即表现为辅长，即辅助成分长于核心成分[3, 4]，后来他又提出“信息——重音原则”，信息多的词要重读，信息少的词不用重读[5]。冯胜利利用音步组向理论来解释三音节语音段落的韵律规律[6-8]，他严格区分了“词”和“语”，认为“右向构词，左向造语”，随后，冯胜利又提出“核心重音指派原则”来解释动宾结构为什么多为 1+2 式[9]。还有一种思路是承认单双音节搭配是一种韵律现象，但强调韵律现象背后更深刻的动因来自句法和语义，王洪君提出“音节单双——语法功能分工说”，认为单双音节名词和动词在句法语义上的分工差异，是造成三音节语音段落不同韵律模式的本质原因[10]。王灿龙认为名词和动词等的认知语义是制约单双音节搭配的根本原因[11]，张国宪主要从词类搭配出发，分析单双音节的搭配能力和语义差别[12, 13]。第三种思路是从韵律、句法和语义互动的视角进行研究，吴为善认为“2+1”和“1+2”的音节组合有松紧之分，结构松紧和音节组合的松紧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14]。周韧提出“信息量原则”，他认为，句法结构中信息量大的成分会得到重音，而信息量小的成分无法得到重音[15]。柯航在吴为善

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音节松紧与句法结构松紧之间的关联标记模式[2]。以上研究角度不同，各自都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关于三音节语音段落的韵律模式，即为什么动宾结构多为 1+2 式而定中结构多为 2+1 式，目前仍没有一个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释，本文想溯流求源，即从汉语三音节的产生动因入手，分析汉语三音节的生成机制，从源头上探寻为何三音节的韵律特征会呈现出动宾结构多 1+2 式而名定中结构多 2+1 式的规律。

2 汉语三音节产生的动因分析

汉语三音节形式为何会出现？我们认为汉语三音节产生的动因主要是因为语义表达的需要。这要从汉语双音节化说起，双音节出现的主要动因是为了精准语义，深入全面地表述概念，刘叔新在对同义单双音节词进行分析后提出，在语义表达上，单音节词一般不如双音节词意义显明、具体，因为双音词多了一个语素，所以能够表达更加明确的、具体的意义[16]。单音节无法准确表达的语义需要依靠双音节来实现，而双音节无法表达的意义则需要依靠更多的音节来完成，比如我们要表达颜色为红色的玫瑰，只能说“红玫瑰”，没有“*红玫”或者“*红瑰”这种说法，再如要表达喝温度适中的水时，也只能表达为“喝温水”，此时用“喝水”就无法表达出准确完整的语义了。可见在一般情况下，语义表达的丰富度与汉语音节的数量成正比，这就是三音节产生的主要动因。但是单纯从语义丰富度提高的角度其实很难解释汉语三音节产生的必要性，如果音节数越多表义越丰富，为什么不用更多的音节来代替三音节呢？

庄会彬在讨论汉藏语四音格产生的动因时，指出汉语双音化导致比词高一级单位的表达形式只能超过两个音节，多音节的出现是因为语义表达的需要，他运用语义表达、经济性原则、韵律制约等优选项，得出四音格是多音节表达丰富语义的最佳选择[17]。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四音格是最佳选择但并不是唯一选择，三音节是仅次于四音节的一种表达格式，甚至在某些方面优于四音节，比如为什么我们一般不说“红色玫瑰”，而说“红玫瑰”，不说“男性模特”，而说“男模特”，甚至说“男模”呢？这里就涉及到语言表达的另一重要原则——经济性原则，即在表义不变的前提下，音节数越少越经济，越倾向于被选择。我们可以把这部分三音节产生的动因

总结如下：双音节由于丰富表义的需要而产生多音节，其中生成四音节是最佳选择而大量产生，但因为经济性原则的制约，部分四音节被压缩生成三音节。

综上所述，汉语三音节词的优越性在于，比双音节拥有更高的语义丰富度，比四音节更经济。同时这两点也就是汉语三音节产生的动因。

3 汉语三音节的生成机制

对于汉语三音节的生成方式，本文认为，常见的三音节生成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生成三音节，一种是由四音节压缩生成三音节，下面我们分别进行解释。

3.1 直接生成三音节

因为汉语音节双音化，很多名词、动词、形容词都双音化了，但是这些词类双音化的速度不一，对此王洪君（2002）做过相关的研究，她发现在汉语发展史中，名词双音化的速度远远快于动词和形容词，并且在常用词中表现得尤为显著[10]。她对《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音节数进行统计，发现三千常用词中动词单音节比例是名词单音节比例的两倍多，形容词单音节比例是名词单音节比例的1.5倍多，并且名词的双音节已经达到了名词总数的73%，动词和形容词多单音节而名词多双音节，所以就会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出现很多 $V_{单}N_{双}$ 和 $A_{单}N_{双}$ 的组合。而这些组合经过人们长期的使用，已经习以为常，被使用者广泛接受从而形成语感，所以在现在的表达中大量存在，这是历时的原因。还有一点原因会导致直接生成三音节，是由于一些名词、动词和形容词没有双音节的形式，只能作为单音节去和其他双音节进行组合，比如经常被视作动宾结构2+1反例的“研究鬼”，“鬼”没有对应的相同义素的双音节词可以作为替代，所以只有这种组合方式。

3.2 四音节压缩生成三音节

双音节和双音节组合形成四音节，其中很多四音节由于经济性原则的制约，最终会被压缩成三音节的形式。于是，问题就来了，这些双音和双音的组合，哪部分双音节会被压缩成单音节？哪部分会保留双音节呢？在此，筛选的原则就是语义表达的丰富度和准确性。那么，如何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语义表达是否准确合法呢？为什么动宾结构中 $V_{单}N_{双}$ 的数量远大于 $V_{双}N_{单}$ ，而在名名定中组合中， $N_{双}N_{单}$ 的组合却更为常见呢？这也可以从三

音节的生成机制中得到解释。上文提到，音节数越多表义越清晰，换言之，在音节组合中，谁承载的信息量越大，或者说谁要在表义中充当更重要的角色，谁的音节数就更长。这与周韧提出的信息量原则有一定的关联，他认为在汉语句法中，信息量大的部分得到重音，而信息量小的部分得不到重音，汉语中的重音是通过音节数来体现的[15]。周韧的研究是从韵律入手的，而我们从语义表达的完整度入手，殊途同归，可以互为印证。两个双音节在组合时，二者经过一定的生成机制后形成三音节，其实是一方经过压缩变成单音节，另一方保留双音节，那么谁被压缩，谁得以保留，决定的因素有两点，一是谁压缩后语义不变，或者与原来的语义接近，那么就可以压缩谁。二是谁保留更多的信息，就不能被随意压缩，更倾向于保留双音节的形式；其中，第一点因素为前提，因为有些单纯词不能被压缩，只能保留双音节；而第二点因素为更核心的筛选因素，决定了压缩的倾向。由此可见两个双音节在谁缩谁留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4 三音节名名定中结构和动宾结构的生成分析

上面我们分析了汉语三音节的产生动因和生成机制，得出三音节的产生动因是表义的需要和经济性原则，而三音节的生成机制有两种，一种为直接生成三音节，一种为四音节压缩生成三音节。四音节压缩生成三音节这种模式中，在信息丰富度决定压缩倾向的原则下，名名定中结构和动宾结构的生成机制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这两种结构模式。

4.1 三音节名名定中结构的生成机制

双音节名词加双音节名词的名名定中结构，在缩减为三音节时，前后的两个双音节名词谁应压缩成单音节，谁应保留双音节呢？对于名词加名词的结构，我们不需要像分析动词加名词的动宾结构那样，考虑不同词性的词所蕴含信息量的差异，但是需要根据位置关系去鉴别，前面的名词和后面的名词谁相对来说所承载的语义丰富度更高，并且我们也需要考虑单音节名词和双音节名词各自的性质，以此来作为一则判断标准。

首先，根据位置关系，在名词加名词的定中结构里，前面的名词是定语，起到修饰和限定其后中心语的作用，而对于同样作为名词的中心语，表达的多为一些基础的概念，前面的定语对这些基础概念所表达

的大类进行具体限定。朱德熙指出，对于定中结构，定语具有分类功能，“譬如在‘白纸’里，我们用‘白’这种属性来限制‘纸’这个类名；加上限制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名‘白纸’。‘白’是给纸分类的根据，说‘白纸’的时候，确定所说的是‘白纸’这个类，而不是别的类，如‘红纸’‘黑纸’等等”[18]。朱德熙举例说明的是定语为形容词的情况，通过类推，定语为名词时这一规则同样成立。张敏通过对定中结构中“的”字隐现规律进行研究，论证了不带“的”的定中结构表示分类的语义功能。他指出，定中结构具有可命名性，即它赋予某一类事物一个类名[19]。下面进一步举例来说明以上的结论，比如：手表工厂，前面的“手表”起到对工厂进一步细分或者说分类的作用，所以对于工厂，也可以是服装工厂，皮鞋工厂……前面的名词细分后面名词的小类，或是点出性质、属性、用途等等，我们可以发现，以上举出的例子进行压缩生成三音节时，分别为手表厂，服装厂，皮鞋厂，都可以表示为“XX 厂”的形式。有人可能会指出，“鞋工厂”似乎也可以说，但是我们比较一下“皮鞋厂”和“鞋工厂”就可以发现，皮鞋厂是专门生产皮鞋的工厂，鞋工厂听起来是无论什么类型的鞋都生产的工厂，表义不如皮鞋厂具体，即皮鞋工厂中“皮鞋”承载的语义丰富度比“工厂”高，所以倾向于压缩后面的

双音节名词为单音节。对于名词加名词的定中结构，定语位置的名词起到对处于中心语位置的名词起到细分、分类的作用，换言之，整个结构语义的区分主要依靠定语位置的名词来完成，所以定语位置的名词承载的信息量更大，更倾向于去保留双音节形式。

其次是分析单、双音节名词的性质，王灿龙从认知语义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单音节名词是名词词类的典型成员，表达基本层次范畴的概念，其成员具有更多的共同属性，而双音节名词表达较高或较低层次的范畴，其成员具有独特属性[11]。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名词加名词的定中结构，中心语表达的是基本概念，而单音节名词表达的就是基本层次范畴的概念，与之相符。并且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定语位置的名词起到主要的区分意义的作用，所以定语位置需要语义区别度更高的名词，而双音节名词的成员具有独特属性，在区别意义上优于单音节名词。综上，与定语位置上的名词相比，处于中心语位置上的名词更倾向于被压缩成单音节形式。

以上两点分析得出，定语位置的名词承载的信息量大于中心语位置的名词，所以会大量出现 $N_{\text{双}}N_{\text{单}}$ 的组合，即 2+1 式的韵律模式。

下面给出三音节名名定中结构的生成机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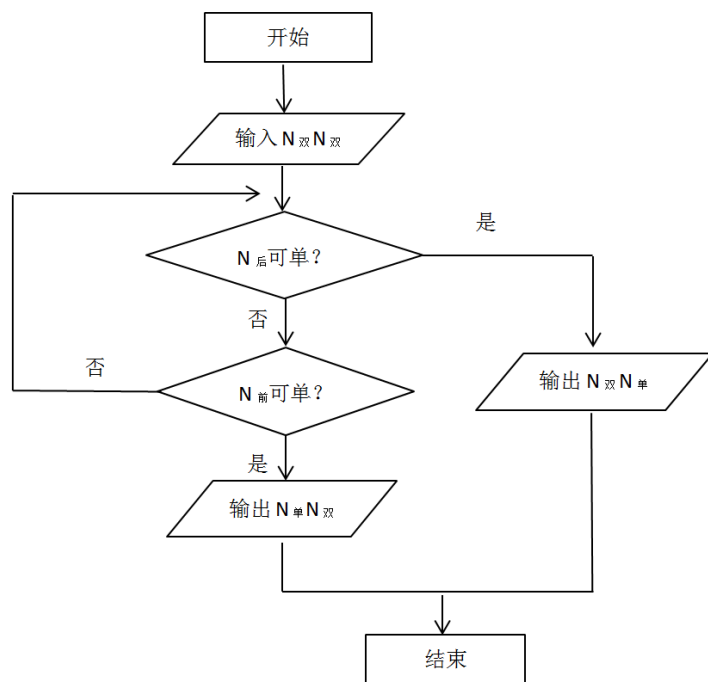


图1 三音节名名定中结构生成机制图

上图给出的名名定中结构的生成机制可以描述为：输入双音节名词加双音节名词，先判断后面的名词是否可以

被压缩成单音节，如果可以，直接输出双音节名词加单音节名词的三音节形式，如果不可以，再判断前面的名词是

否可以被压缩成单音节,如果可以,输出单音节名词加双音节名词的三音节形式,如果不可以(即为四音节),则不能输出。为什么第一步先判断后面的双音节名词是否可以被压缩成单音节呢?是因为我们上面分析的与定语位置上的名词相比,处于中心语位置上的名词更倾向于被压缩成单音节形式。这也是为什么 $N_{\text{双}}N_{\text{单}}$ 远远多于 $N_{\text{单}}N_{\text{双}}$,即名名定中结构 2+1 式远远多于 1+2 式,因为在名名定中结构的生成机制中,后面的名词优先被压缩。

4.2 三音节动宾结构的生成

双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名词组合的动宾结构,究竟应该谁被压缩成单音节,谁保留双音节,动词和名词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上文提到,谁承载的信息量更大,谁表达的语义更加丰富,谁就更倾向于保留双音节。而对于动词和名词,我们需要比较的不仅仅是这两种词类之间的信息丰富度,还需要比较它们同义素单、双音节各自的性质。

对于单、双音节动词的性质,学者们早有研究,张国宪考察了单、双音节动词的功能差异,在动宾关系中,单音节动词对名词音节的选择是非常自由的,既可以和单音节名词搭配,又可以和双音节名词搭配。而双音节动词对名词音节的选择是受限的,通常只和双音节名词搭配,并且双音节动词拥有名词的一些特点,其作为动词的动作性较弱,相比之下,单音节名词的动作性更强,

也更加自由[20]。与张国宪的观点相似,王洪君指出双音节动词具有“名-动”两栖性,而单音节动词的动词性极强[10]。李琪、李红印曾以“关闭+n”的检索式在 BCC 语料库中检索“关闭”的搭配,发现在前 200 条有效语料中,绝大多数语料中其搭配的名词都是双音节词,少部分为三音节名词或四音节名词,但是没有一条为单音节名词[21]。所以在与名词搭配的动宾关系中,单音节动词显然比双音节更占优势,因为双音节动词更倾向于和双音节名词组合,这样就无法形成三音节结构,并且单音节动词的动词性更强,所以相对来说,将双音节动词压缩成单音节是更好的选择。

再来比较动词和名词,我们知道,名词的数量远远多于动词,《现代汉语词典》中,名词的数量约为 24000 个,而动词的数量约为 9500 个。因为名词表示人、动植物、各种事物等或具体或抽象的概念,而动词表示的仅仅是动作、状态或存在,所以相较于动词,名词不仅数量更多,其蕴含的语义也更加丰富,而需要表达丰富的语义,就需要更加丰富的语素,即更多的音节来加持。所以,动词和名词谁更倾向于保留双音节,我们认为是名词。

根据上述的分析,在三音节动宾结构的生成机制中,双音节动词更倾向于压缩成单音节,双音节名词则更倾向于保留双音节。下面给出三音节动宾结构的生成机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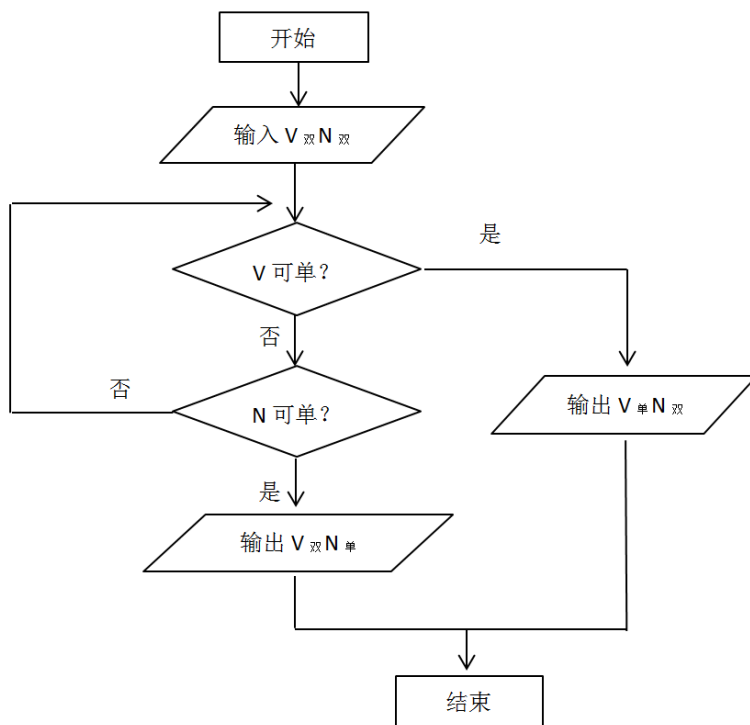


图2 三音节动宾结构生成机制图

上图三音节动宾结构的生成机制可以描述为：输入双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名词，首先判断双音节动词是否可以被压缩成单音节，如果可以，就直接输出单音节动词加双音节名词的三音节形式（即 1+2 式），如果不可以，再判断双音节名词是否可以被压缩成单音节，如果可以，就输出双音节动词加单音节名词的三音节形式（即 2+1 式），如果不可以，就无法输出为三音节形式。为什么第一步先判断双音节动词是否可以被压缩成单音节呢？是因为在上文分析中得出，在双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名词的竞争中，双音节动词更倾向于压缩成单音节，双音节名词则更倾向于保留双音节。这也是为什么 $V_{\text{单}}N_{\text{双}}$ 远远多于 $V_{\text{双}}N_{\text{单}}$ ，即动宾结构中 1+2 式远远多于 2+1 式，因为在动宾结构的生成机制中，动词优先被压缩。

5 结语

由于汉语双音化，导致比词高一级单位的表达形式只能超过两个音节，多音节的出现是因为语义表达的需要，三音节的优越性在于，比双音节拥有更高的语义丰富度，比四音节更经济。同时这两点也就是汉语三音节词产生的动因。汉语三音节的生成机制有两种，一种为直接生成三音节；一种为由四音节压缩生成三音节，压缩的原则是谁承载的信息量越大，语义越丰富，越不倾向于被压缩，谁承载的信息量越少，越容易被压缩。接下来我们具体分析了三音节名名定中结构和动宾结构的生成机制，发现在名名定中结构中，优先压缩后面的双音节名词，所以 2+1 式远远多于 1+2 式；而在动宾结构中，优先压缩双音节动词，所以 1+2 式远远多于 2+1 式。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 [J]. 中国语文, 1963, (1).
- [2] 柯航. 现代汉语单双音节搭配研究 [D].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07.
- [3] 端木三. 从汉语的重音谈语言的共性与特性 [A]. 中国语

- 言学论丛（第一辑）[C].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1997.
- [4] 端木三. 重音理论和汉语的词长选择 [J]. 中国语文, 1999, (4). 246-254.
- [5] 端木三. 重音、信息和语言的分类 [J]. 语言科学, 2007, (5).
- [6] 冯胜利. 汉语的韵律、词法和句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7] 冯胜利. 论汉语的“自然音步” [J]. 中国语文, 1998, (1).
- [8] 冯胜利. 汉语韵律句法学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 [9] 冯胜利. 韵律构词与韵律句法之间的交互作用 [J]. 中国语文, 2002(06): 515-524+575.
- [10] 王洪君. 音节单双、音域展敛（重音）与语法结构类型和成分次序 [J]. 当代语言学, 2001, (4).
- [11] 王灿龙. 句法组合中单双音节选择的认知解释 [A]. 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一）[C].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2.
- [12] 张国宪. 形动构造奇偶组配的语义·句法理据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4, No. (04): 5-17+2.
- [13] 张国宪. 形名组合的韵律组配图式及其韵律的语言地位 [J]. 当代语言学, 2005(01): 35-52+93.
- [14] 吴为善. 现代汉语三音节组合规律初探 [J]. 汉语学习, 1986(05): 1-2.
- [15] 周韧. 现代汉语韵律与语法的互动关系研究 [D].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16] 刘叔新. 汉语描写词汇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 [17] 庄会彬, 刘振前. 汉藏语四音格的产生动因 [J]. 民族语文, 2022(04): 3-13.
- [18] 朱德熙.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 [19] 张敏.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20] 张国宪. “动+名”结构中单双音节动作动词功能差异初探[J]. 中国语文, 1989, (3).
- [21] 李琪, 李红印. 汉语学习词典单双音同义动词释义模式区分度的实证研究 [J]. 汉语学习, 2022(05): 92-102.